

中國傳統文化帶動經濟良性發展的經驗分享  
林先生主講 (共一集) 2009/2/21  
學 檔名：52-353-0001

企業家胡小  
澳洲昆士蘭大

我這次來到布里斯班是開「世界宗教是一家」這個會，正好茂森博士是我的老師、是我的恩師，你別看他比我小，他比我兒子大不了幾歲，但確實是我老師。我兒子今年二十五歲，一九八四年出生，比茂森小不了多少，但是蘿蔔雖小，他在輩分上比我大。我來到這兒，其實第一個我要給大家說的，我不是什麼老師，我是把我自己失敗的經驗，做人失敗、做事失敗、家庭失敗、身體失敗這四個方面，家庭、事業、身體、學業，要把這個痛苦的經驗告訴大家。告訴大家幹嘛？希望大家能夠不走我的老路，能夠避免我的人生災難，我就是這一個目的。

大家管我叫老師，我的盤流通得很多，而且到哪去現在都有人給我鞠躬，要跟我照相，還有很多居士、學佛的同修們給我送什麼營養品、送茶葉、送蘑菇、送橄欖油、送花粉。其實我一九五五年出生，到今年是五十四歲，我何德何能我坐在這裡給你們講？我道道地地是個凡夫，我一點都不比你們強，你們信不信？我之所以敢在這裡跟你們講，沒別的，就是希望你們不要像我一樣，五十四年，我是五十二歲碰到佛法，遇到我們最親愛的淨空老法師，我才回過頭來，才開始斷惡修善。這五十四年，我最幸福的兩年就是跟著師父學佛，前面五十二年，又是文化大革命，又是經濟改革開放，又是做買賣，人生最後被利、被錢折騰得一塌糊塗。我今天是不是比在座諸位就好得很多？首先我肯定不如在座諸位，信不信？不信，我舉昨天的例子，我給大家說說我的煩惱，自私自利。

昨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我本來是個好心，請雲南代表團去吃飯

，我們有很多香港、台灣的女居士準備在雲南賓川縣雞足山鎮蓋華嚴寺。這次我們請了賓川縣的宗教局局長、雞足山鎮砂紙大隊的黨委書記來澳大利亞參加師父舉辦的世界宗教是一家。我覺得我當時是非常慷慨，我說今天我請客，我請大家吃湖南菜，他們邀請我去，我說你要讓我去，我要去我就掏錢，我要不去我就不掏錢。我就覺得這兩個在台灣、香港的女居士很不容易，來到中國雲南雞足山腳下來蓋這個華嚴寺。我自己搞過工程，搞過房地產，那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招投標，七通一平，你必須把水、電、路都得修上去。所以我當時想，師父說要多為別人著想，來到澳大利亞，我是個大老爺們，那兩個女居士還是台灣人、香港人，我得表示表示。我說今天就我掏錢請，你們說這不是好事嗎？明明是好事，吃上飯了。吃上飯習氣就來了，昨天晚上到今天還不到二十四小時，我跟你們講講胡小林的表現。

吃上飯就點菜，人家是吃葷的，我是吃素的，有什麼水煮牛肉、啤酒鴨子，然後又是什麼毛氏紅燒肉、回鍋肉，我得表示我慷慨，表示我大方，我們點了六個葷菜，只有兩個人吃葷的，我們點了六個葷菜，八個素菜。盤不大，我發現布里斯班餐館的菜量太小。完了以後菜就上來了，菜上來以後大家吃得很高興，我們還開了一瓶二鍋頭，就剩最後一瓶了，而且被開過，還讓人家倒了一杯，說胡先生，這酒少算您兩塊錢。我說沒問題，只要有酒就行。我說你看你們多有福氣，今天來到這裡，最後一瓶二鍋頭，太多了你們喝了以後肯定難受，太少了不是那意思，沒擺酒，無酒不成席。這雲南人特別高興，湖南菜又辣，他們喜歡吃辣的。席間誰都沒注意少上一道菜，有一道菜少上了，叫回鍋肉。我就問老闆，我說老闆，我們這還差一道菜，你怎麼就說齊了？老闆說是嗎？我說回鍋肉沒上。老闆說對對對，回鍋肉沒上，你們還要不要？我說大家都吃得

挺飽的，那就不要了，就取消吧。然後這時候我的傲慢心就起來了，我就跟在座的諸位說，你看看我吃飯是專家，我從一九八六年做生意到今天做了二十年，我對桌上點什麼菜我是一清二楚，我明明白白，少上一道菜我都能知道。你看沾沾自喜，是吧？而且人家團裡頭，我用期待的眼光看著大家，有人給我豎大拇哥，人家客氣，我請客，對吧。我就希望別人能確認，覺得我牛，覺得我棒，覺得我聰明，覺得我比你們強，這是一個。

昨天晚上回去一念佛的時候覺得不對勁，這麼點小樂，《無量壽經》上怎麼說？「深著世樂」，你對這個世間的樂你太在意，你太放不下，你西方肯定沒戲，不僅西方沒戲，你還去三惡道。學佛沒有別的，就是改過而已。學佛不是圖熱鬧，學佛不是談玄說妙，學佛不是博彩眾生，博得別人的鼓掌和歡迎，學佛是改過。樂在哪裡？樂在改過，天天能發現自己的錯誤，天天能發現自己的問題，樂在其中。我的樂是這麼來的。第二個問題，還在這飯桌上，這餐飯不到兩小時，我們六點半到餐廳，八點鐘司機接。雲南代表團很高興，喝得也很盡興，我說多喝會，多吃會，不著急。凌會長慈悲，說司機說好了八鐘點來接。你知道當時我說什麼？甬管他，等著唄！你看，財大氣粗，老闆的習氣又來了。司機就是夥計、下人、婢僕，《弟子規》上講的，特別不經意的，隨口就出來了。昨天晚上到今天也就二十個小時不到，六點半吃飯。我們念《無量壽經》最後的時候有個「普賢菩薩警眾偈」，「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你看人家說的，今天過去了，命就減了一天，什麼意思？離墳墓就近了一天，就和大魚缸裡的水又舀出一瓢來一樣，水是愈來愈少，水沒了，上海人講話，您就完蛋了，拜拜了，日本人講莎啞娜啦，您就三惡道了！「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就和頭上著火一樣，你千萬別大意，你

千萬別放逸。昨天晚上我就放逸，覺得高興，請人喝酒、吃飯，就這樣了。好在我學佛兩年多，天天自省，有這種警覺性，捕捉到這個問題。我把昨天晚上跟大家吃飯這個事，今天為什麼開頭跟大家說？就是要打消大家說學佛胡小林就怎麼怎麼樣，什麼都不是，不能說狗屎一堆，也差不太多，真的，我一點都不謙虛。

《弟子規》上有句話，叫「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漸躋」。我這次進到酒店大廳，準備入住登記，給我一個房間，我心特別忐忑不安，大家知道為什麼嗎？我生怕這個大會給我安排兩個人一個房間。為什麼？因為我特喜歡一個人住，獨慣了，老闆嘛，到哪去都有祕書、司機，家裡有阿姨，不願意兩個人住一個房間，但是又不敢說，因為大會安排。我當時就想，要是給我兩個人一個房間我怎麼辦，我睡覺又不好睡，換地方又睡不著，臭毛病又多，睡覺容易驚醒。當時我想，要是給我兩個人一個房間，我能不能自己拿信用卡開一個房間，我有錢。我覺得這不合適，這是大會安排組織的。要是兩個人住，今天考驗我的時候到了，世界宗教都是一家，您兩人一屋都不行。得了，提起丹田氣，硬著頭皮等著，鍾博士拿著卡來了，我這高興：胡先生，三六四，你自己一人一間。我一塊石頭就落地了，真是佛菩薩保佑，你看把佛菩薩用這兒來了。「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漸躋」，你看人家青島來的劉總劉克成，就是我們青島來的大企業家，企業一千多人，她跟凌會長住一個房間，兩個人一間。人家劉克成劉總拿著鑰匙，你知道她說什麼嗎？劉克成沒到華嚴寺講十二個小時，人家沒人給劉總寄什麼茶葉，寄什麼雲南的蘑菇，也沒人給劉總頂禮，也沒人要跟劉總照相，當時鍾茂森博士，茂森不知道還記得不記得，劉總說：太好了！多好的機會能跟凌會長住在一個房間，好好向老大姐學習學習。你看看，我當時拿著鑰匙是一種什麼？《無量壽經》上講，「若起想念

貪計身者，不取正覺」，想念了，起心動念，貪計身者，為自己琢磨，為自己打算。你看劉總，人家不像胡小林每天還讀一遍《無量壽經》，是個人似的，學《弟子規》落實著，人家就特別率性的一句話，我想劉總肯定是發自內心的。劉總也是大老闆，比我有錢，劉總是女同志，她住一個房間更方便，她怎麼就會想到「我能有這個機會跟凌會長這老大姐在一起，住這一晚上，就這一次會議，我得學多少東西」，她回來跟我說的，「我真高興，不虛此行」。大家看到沒有，坐在講台上的是我，真正應該上台的是人家劉克成，你就看出這種境界。

我們十七號來到布里斯班，今天是二十一號，四天前的胡小林，你說我在你們面前，我在這裡人五人六的，還穿著唐裝給你們講這講那，慚愧！印光大師說真慚愧就有救，就怕不知道慚愧，所以印光大師說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我現在比較可喜的是我還經常生慚愧心；但是我老生慚愧心也不行，我也得把頻率給降低，是吧！你知道我怎麼警覺我自己嗎？大家在一起都學佛，我今年五十四歲，六十歲以後的生活質量肯定趕不上五十歲這十年，七十歲以後的生活質量肯定趕不上六十歲到七十歲這十年，七十歲到八十歲肯定趕不上六十歲到七十歲。就算你胡小林能活到老法師這個歲數，今年八十三歲，還剩三十年，先不要說我有沒有師父的道行，三十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萬一千八百天。澳大利亞的錢幣你們試一試，十塊錢一張，一百張一萬塊錢，十分鐘用不了就數完了，到時候我去哪，我這一萬天，我能成就嗎？我連這麼點兒溝溝坎坎都過不來，我不去三惡道捨我其誰！我就天天想這個我後脊梁就冒汗，沒多少時間了，時不我待。

普賢菩薩講得對，「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所以我爸爸媽媽老問我，他說胡小林你學完佛以後，怎麼你

過去那麼幽默，那麼開心，那麼什麼。我說那叫傻冒，你知道嗎？死都快到臨頭了還樂，不知老之將至。我天天在告誡我自己，每天到晚上我特別的沉重，我就跟過電影一樣。今天早晨，我跟大家講，早晨一起床一下床，迎面撲來的全是煩惱。家裡住別墅二層，一下樓，阿姨不在，得喝水，「李阿姨」，第一聲還像個學佛的，「李阿姨」，第二聲就不了，「李阿姨」，第三聲，「哪去了？」完了，《無量壽經》白讀了。早上起來，很正常，因為家裡三層，阿姨在廚房裡聽不見。稍不順心，稍微慢一點點，就不高興，不高興就是瞋恨心，這個瞋恨心就去地獄了。再琢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一號生，今年五十四歲，你就抬不起頭來了，就跟霜打了一樣。就是這種心情天天縈繞在心頭，如果說我今天這一天沒有什麼太大的煩惱，沒說瞎話。

一個領導打電話來了：胡小林，哪哪哪一個十萬人的工廠準備蓋職工宿舍，需要五千台爐子。我立刻就從座位上跳起來：是嗎？領導，太謝謝您了！這一站起來，什麼問題？接別人電話怎麼不站？師父說了，聽講經的，那邊說能掙一百萬美金，馬上就走了。我一下臉就紅了，我就坐下來。你看一個領導打電話說有個工廠職工蓋五千八百二十套房子，群眾集資建房，準備採用壁掛爐，說這話得有一分鐘，只有半分鐘我就站起來了，我就明顯的感覺到心跳加快。那時候我桌上放的是什麼？師父一九九二年講的《無量壽經講記》，師父是沒在身邊，慚愧！「啪」就給自己一個嘴巴坐下來，你在幹嘛？這就是重大煩惱，面對金錢、面對利益，《無量壽經》放在一邊。不是說不應該接電話，這是好事，你為什麼沒有平等心？人事部經理一進來說，有個員工到勞動局告咱們，說咱們加班費沒給夠，臉就拉下來了。這電話一來，蹦就站起來，自己就樂上了；我是沒有看鏡子，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樂是什麼模樣。大家都是學

佛人，要提高警覺，要加強這種警覺性，我們真的不比別人強多少，我們真的二十四小時都在妄想分別執著。要想成就，不是參加法會，不是燒香磕頭，不是見淨空法師照張相，讓師父題個字，您就去西方，這都沒用，你得修行。中國老祖宗怎麼說？痛改前非，不容易！痛，還真疼，真不容易。

大家說你這當老闆的還有什麼說的，一百多人的公司，員工都是你養的，你那麼成功，你一年做一億五千萬的生意，商品覆蓋北京百分之四十，你還不幸福嗎？雖然去不了西方，但是在人間你也算人上人。我給大家舉個例子，你說我是不是人上人，我沒學佛之前，我二〇〇六年八月份開始學佛，看師父講《地藏經》，我麻木，我們公司在三層，下班回家，從三層下到一層，三層，電梯，剛才我們跟師父休息那是四層，從二層到四層也是三層，一分鐘用不了。這個電梯廳有八部電梯，我們寫字樓，我下班回家正好跟我的員工都在電梯廳裡面。我跟員工說，我一見我的員工，人家說胡總，您好！我說你們好！電梯來了，一塊上吧。人家說：胡總您先請，我們坐下一部。討厭，是不願意跟你在一起，三層電梯都不願意跟你在一起，要三十層人能跳樓我看。你說我們這個勞資的關係，大家都是學商科的，勞資關係在商業當中至關重要，家和萬事興，和為貴。你說我沒學佛之前，三層電梯我的員工都不願跟我坐，說胡總您先請，特客氣，我們坐下一部。為什麼？我當時覺得我還挺牛的，你看我多有威，我的員工都不敢跟我坐一部電梯，我現在想起來，誰可憐？我可憐，我開著工資，買了這麼好的寫字樓，請你們到這上班來，混到最後，在我這幹了幾年，沒人願意跟我坐電梯，你說冤是不冤！後來我學了佛，我的員工跟我說，胡總，真的不怕您笑話，您現在肯定是不會開除我們，也不會給我們降工資，也不會降獎金，真的我們回家跟孩子都說，你要再不聽話，我們公司

胡總就來了。我說什麼意思，你們拿我嚇唬孩子。他說真的，我們都知道您厲害，就不知道您笑是什麼模樣。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我估計我這嘴也是出不來什麼好話。他說真的，胡總，您現在學佛了，我們說句實話，回去哄孩子睡覺都拿您說事。我就是這麼個關係。

大家肯定會說，你胡小林今天不遠萬里來到澳大利亞，用這兩個小時跟我們講做生意。中國傳統文化是不錯，挺好，教人向善，斷惡修善，家庭團結，孩子孝順，這都是關了門在家裡學，中國傳統文化能幫著你們掙錢嗎？學習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都是溫良恭儉讓，現在這個社會搶還搶不來，溫良恭儉讓能行嗎？溫和、善良、恭敬、儉樸、謙讓，我學傳統文化我一看這五個字，我在馬來西亞，李金友先生寫的「溫良恭儉讓」給我，我一看我特慚愧，我整個都是反面。溫和，我是粗暴；善良，我是殘忍；恭敬，我是最不恭敬；儉樸，我是奢侈到極處；讓，我媽我爸我都不讓，我還能讓客戶嗎？金錢面前無英雄，誰讓誰呀！從一九八六年我三十一歲開始做生意，一直做到二〇〇六年八月份碰到師父的經教，我在講席中說過很多次，最後就得了重度焦慮症，英文叫depression。大家說你得焦慮症，那世界上誰不得焦慮症！你們家是共產黨的高官，你在北京做生意誰有你容易，你的媽媽也在北京市幹一輩子，這種社會關係，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做生意是要靠關係，你做生意比一般的人做生意容易太多了。你又是研究生畢業，北京理工大學學計算力學的，叫有限元分析，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有限元是一種計算方法，材料力學當中擴展出來的，就是說不可能用經典的力學公式來分析非常複雜的形體，要把這個東西、把這個物體，我們的分析對象化解成為一個規範的，比如說梁，比如說正方形，數學公式好建立，是限性的，所以叫有限元，元就是未知數，有限的。要不

然一般的能量方程當中描述的材料那都是無限元，因為未知數是無限的，邊界條件太複雜，沒法求解，有限元。研究生畢業，而且在兵器工業部工作，領導又特別重視我，很賞識我，我很年輕就到研究所當處長，所以事業算成功。後來給我派到美國引進計算機，那時候還叫DEC，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IBM，我們代表兵器工業部去買很多計算機，領導也重用，自己又聰明，不聰明的人不會得焦慮症。所以為什麼我今天來到這兒？我就怕你們以後都得焦慮症，因為你們太聰明，你們的優點是聰明，你們的缺點是太聰明，傻子不得憂慮症。

你說我無論從我的生意，我特別有錢，坐飛機都坐頭等艙，在北京都坐奔馳車，而且不是一輛，家裡二、三個阿姨，三、四個阿姨，可以說是很成功，用經濟的眼光來衡量。而且又正好趕上中國這三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如果以金錢來衡量的話我很成功，但是我特別空虛。大家今天學商科，商海，你看咱們都形容商海，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還沒下海，在河邊走就得濕鞋，現在大家在商海裡遊，別說濕鞋了，連衣服都得濕。商海真是莫測嗎？商海真是苦惱嗎？商海真是應該給我們帶來疾病嗎？難道經商的人不能幸福嗎？經商的人不能快樂嗎？能！師父在講經的時候說，苦是從哪來的？迷惑來的；快樂從哪來的？從覺悟來的。所以這跟你學商科、學工科、是當太太還是做老闆沒什麼關係，快樂是從覺悟來的，痛苦是從迷惑來的。迷惑什麼，我什麼地方迷惑了，迷惑了因果關係。有幾個信因果的？不多，說是信，真到事情到眼前了，信的人就不多。因為不懂得因果，我們就陷在苦惱之中。

我當時認為錢是爭來的，競爭，錢是自私自利得來的，錢是打擊競爭對手得來的，錢是欺騙客戶得來的，錢是利用關係拉拉扯扯、給人家回扣換來的，我是這麼認為。後來師父讓我看《了凡四訓

》, 師父說你這一輩子掙多少錢是個定數, 財富是果報, 有果必有因, 你有掙錢的因才會有掙錢的果。我才明白錢不是搶來的, 錢是我命裡帶來的, 我這一下子就釋然了。我為什麼要搞這種缺德的事, 損人利己的事情? 既然錢是我命裡有的, 我為什麼不堂堂正正、坦坦蕩蕩、光明磊落的把這錢拿回家, 我為什麼要採用這種坑蒙拐騙、說瞎話、阿諛奉承、與人為敵、巧取豪奪這種方式? 師父跟我說, 這種方式得到的錢還是你命裡有的, 但是你記住, 你命裡有的本來能夠乾乾淨淨的得來, 結果你在得到這個本來是你的錢的過程當中, 你造下了無量無邊的罪業, 這些罪業反而使你本來應有的更多的財報折損掉, 你說這多冤。我掙到一個億, 我覺得特樂, 殊不知這一個億本來就是你的, 而且你得到這一個億的手段還是欺負別人、說瞎話、坑別人、騙別人得來的, 小人冤枉作小人。結果掙到這一個億你還挺樂, 殊不知這一個億, 原來你是二個億, 你不這麼做你能掙到二個億。

我今天跟大家說這個, 肯定大家都覺得挺玄的, 真的嗎? 真有二個億嗎? 真的有。為什麼? 我們凡夫最大的問題, 是當我們現前造惡因的時候, 我們看不到未來的惡果是什麼。因為我們有障礙, 我們打不通時間隧道, 我們走不到將來, 所以將來的惡果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我們可憐, 我們被時間障礙住了。我們凡夫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享受惡報的時候我們聯繫不了過去的惡因, 是哪個惡因導致我今天遭受這種惡報, 所以我們膽大妄為, 我們不信因果。現前的因果你能看到, 不刷牙, 牙齒就壞了, 不遵守交通規則你就出交通事故, 因果通三世, 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 這就麻煩。但是聖人們來到這個世界上跟我們說有因果, 給我們講清楚因果的關係, 他們是有境界的人, 他們確實看到, 問題是你信不信。你要信, 師父說善根福德因緣, 你的福德就有了, 你信是福氣, 你要不

信你就是沒福的人。

我還有點福，師父跟我講完了我就信。我當時得焦慮症，大家肯定會問我為什麼會學佛？我不是為了掙更多的錢，我也不是為了求孩子，我已經有兩個兒子，我也不是要做更大的買賣，像李嘉誠那樣，像比爾蓋茨那樣，我沒那麼大心，我就想我能不能睡好覺，我能不能晚上不失眠，我能不能不吃西藥來控制我的焦慮，我能不能每天晚上三點半醒來的時候想到自殺，我能不能不再狂躁，我能不能坐下來踏踏實實看十五分鐘電視，我能不能認認真真給孩子講講數學題，我能不能踏踏實實給加拿大的兒子打通電話，傾聽他的心聲，他找對象了。做不到，焦慮症，生活在恐懼、焦慮、抑鬱甚至自殺的狀態，生活不能自理，這就是錢給我帶來的。我真有錢，我到名牌店一買，大家都不相信，買十幾萬的衣服。發洩，我覺得我委屈，我擱著屁股說瞎話巴結客戶，阿諛奉承，我養了一百多員工，每個月開工資三十多萬，一年一千八百萬的費用，怎麼到我自己的時候我怎麼什麼都沒有？西裝來五套，只要有我的尺碼，粉的、綠的我都要，奔馳六百來一輛，十分鐘快樂，那叫刺激的暫時滿足，回到家門，來到公司，依然是煩惱。北京有個阿一鮑魚餐廳，乾鮑，日本的，他們論頭。大家知道什麼叫頭嗎？就是一斤當中有幾隻鮑魚，那叫幾頭。我吃兩頭的鮑魚，也就是說一隻鮑魚半斤。您知道那多少錢嗎？七千塊錢人民幣，我吃兩頭，我吃一萬四。喝紅酒「拉斐堡」一九八二年的，一瓶香港買一萬八千港幣，那還是一九九幾年的事，現在得七、八萬人民幣。窮奢極欲，找平衡，你看多可憐，掙了錢就幹這個，就覺得不花這個錢心裡不平衡，不花這個錢對不起自己。

而且我從早到晚每一件事情，每考慮一個問題，每說一句話，我沒有不跟錢聯繫的。我沒學佛的時候，要我到這裡來給你們講這

個，傻冒，還練不練啊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當時怎麼想我給大家說，三百六十五天，五十二週，一年四百萬的工資，五十二個週末就是一百天去掉，我員工就一百天不幹活。你看這老闆想的是什麼，心多惡！再加上春節、國慶、元旦，國家又另外來十五天假期，這還剩不到二百天。我一年一億五千萬的銷售，大家拿二百天除除，一天我得賣出多少錢。你看當時沒學佛不覺悟，一睜眼四、五百萬的欠帳，天天給自己這種壓力。現在是什麼？一睜眼就想想昨天又幹了什麼貪瞋痴慢，一睜眼就想想今天該給哪個領導送個師父的光碟，今天一睜眼就想想哪個企業需要我講傳統道德。原來一睜眼全是麻煩，全是痛苦，早上五點半就醒了，你想三點半起床想自殺，到了七點用藥控制，開始第二段睡眠，第二段睡眠睡到十一點鐘醒，十一點鐘醒，你洗洗涮涮到辦公室就十二點，到辦公室就生氣，半天過去了，什麼都幹不了，而且非常疲勞。你這一不高興、一痛苦你向誰撒火，祕書，人家祕書招你惹你了。到十二點，祕書該吃飯了，人家外面給朋友打個電話笑一笑，我拉門出來就罵：笑什麼笑，有什麼好笑的，這都快死了你知道嗎？祕書嚇一跳，這老闆怎麼跟瘋子似的，人家要不是因為你給上四險一金，不是因為你給開工資，人家在你這裡受這氣？這些都是沒學佛的時候做的，你知道嗎？所以很痛苦，員工也很痛苦，守著這麼個老闆倒楣，攤上了。我也很痛苦，我自己心裡也很委屈，我不願意見客戶，我不願意去應酬，我討厭進辦公室。

我那個西醫跟我說，他說胡先生，你這個病很重，已經不是話語開導，他說焦慮症分兩段，最輕的一段，說說，開導開導，英語叫oral，就是口頭上說說就行了，您這個必須得上藥，沒有藥物你恐怕過不來，時刻隨時都有可能自殺。我說好吧！一天吃一大把，那個藥真缺德，兩個小時一次，半個小時一次，半片，四分之一片

。你說四分之一片我拿刀切還行，六分之一片，我怎麼掌握六分之一片，沒多大，它不像餅似的、像比薩似的，我還可以切一點，六分之一，三六一十八，六六三十六，每一片六十度角度我還能切，這沒法切。吃完這藥是不焦慮了，也睡得著覺，為什麼？你醒不了，醒了就跟睡著一樣。而且肢體的位置發生變化，比如說我下床，我一翻身腦袋就和炸了一樣，我要上個廁所我得十五分鐘才能回來，為什麼？你得扶著牆走；你的脖子一動，「喀」裡面就是一聲；你這一拉燈就不行了，得歇半天才能把燈拉開。一看你們笑就知道你們沒得過焦慮症，得焦慮症你根本就笑不起來。所以我今天到這裡來沒有什麼題目，就是泛泛的跟大家聊。

完了以後我就問那大夫，我說我這輩子還能好嗎？大夫說你這麼重，而且你是個特別感情脆弱的人，而且你是個特別敏感的人。這個教授也是留美的，他說你特別感情脆弱。我說我明白。你特別敏感。我說是，沒錯。你必須終身服藥。為什麼？他說你為了活命你必須這麼做。還有什麼我要注意的？

迴避所有刺激你的地方。我說什麼叫刺激？他說你看到什麼會焦慮你就迴避什麼。我說我看到辦公室我焦慮。別去辦公室。我說我一見客戶我就焦慮。別見客戶。我說那怎麼做生意？他說你生意重要還是生命重要？我說當然生命重要。他說你是要自殺而死，或是什麼都不做而活著？我說沒有別的選擇嗎？沒有。我說誰跟你們說的這麼治病人？你們是用人做實驗嗎？他說不是。你們有臨床嗎？沒有，他說我們是拿老鼠。我說你們拿老鼠做實驗就用到人身上？他說沒辦法，我們西醫就是拿老鼠做實驗。我說拿老鼠做實驗，我今天就用上了。他說對，很多人用了都靈。我說是，它沒法不靈，我跟你說三個月以後一百天我去看大夫它怎麼能不靈？你也不讓工作，所有不高興的地方你也別去，不願意見的人你也別見，一天一大

把藥片控制你。我說我現在學佛，我跟你講學佛比吃藥容易多了，讀讀經，燒燒香，看看光盤，那都是快樂的事。

後來我說你跟我好好講講為什麼會有焦慮症發生？他說說太複雜你也不太明白，跟你長話短說，你也是外行。我說對。我們神經內科，焦慮症、恐懼症和抑鬱症這三大症狀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四十歲以上就算中年，大概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年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這三種心理疾病。大家要知道，不學佛，百分之四十七的人，不同程度，我算重的。我說那什麼意思，這個情況不容樂觀。我看這個教授二千塊錢掛一號，你們相信嗎？還排不上隊，你說現在得焦慮症的人多多。而且我胡小林是有錢，我掙了錢我全幹這個，看大夫，二千塊錢掛一個號，二百五十美金。二百五這個數字不是很好，是吧，但是確實它就是二百五。我說您能不能具體跟我說說這焦慮症是怎麼回事？他說你這人真是，你得焦慮症，這麼愛刨根問底。我說您跟我說說清楚，我回去跟爸媽也有個交代，跟老婆也有個交代，萬一哪天我自殺，她也知道不是我自己願意自殺，是我不得不自殺。就這麼說，你回去跟你爸媽解釋，這就是，信息哪裡產生的？我說我不知道。信息是腦子產生的，知道嗎？信息送到哪知道嗎？送到它的接收地址上。你們得焦慮症這些人，我跟你說白了，你別不願意聽，幸福的信息老給你們送到痛苦的地址上，痛苦的信息老給你們送到幸福的地址上，上海人講話，搭錯了。我說什麼意思？他說喝酒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為什麼會高興？就是它給你送到幸福的地址上，就這個問題，明明是一個痛苦的事情，你會覺得很幸福，你跟家人在一起明明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覺得很痛苦。我說為什麼？我們也不知道，就這麼錯，我們這個藥就是改變神經信息送達的渠道。我說謝謝您了，還改變渠道。他說真的就這樣，胡先生。

咱們現在學了佛明白了，什麼東西改變了渠道？貪瞋痴，西醫沒找出病根。怎麼息滅貪瞋痴？勤修戒定慧，就十個字，「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您就沒事。師父講，愈是深的道理、愈是大的道理它就愈簡單。西醫在小白鼠身上做實驗，西醫讓你不要工作，西醫讓你迴避合同、不要見客戶，西醫讓你一天一大把藥，西醫給你解釋了半天，告訴你信息送達錯誤，沒有辦法解決，只能靠西藥。什麼叫西藥？最後那個大夫跟我講，就是把它關了。關誰不容易？植物人就關了，他沒感覺，樹木也沒感覺，你把人給治成這個，那叫本事嗎？無所謂高興和幸福，無所謂前途和希望，就把你治木了、治呆了，就這樣。所以大家都在澳大利亞生活，我特別為你們憂慮，虧了你們現在還有淨空老人家給你們留下光盤，你們還能看一看。那個醫院是好醫院，而且那個教授也是留美的，心理內科主任，是我們家非常好的一個朋友，很有學問。

我學了佛法之後，明白了因果，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不是大悟，沒大悟，就是一夜之間明白，鬧了半天這個社會是這麼安排的，錢是這麼來的。師父說下面一個問題你信不信，你不信你不得利益。我說那我信。師父說你信，嘴上說信，信你得真幹，你得真的按照佛陀說的去幹，無論哪一部經，經無好壞，你只要按照它說的去做，它讓你幹的你幹，它不讓你幹的你別幹，你做得到嗎？我說我信，我怎麼能不信？我拿出這麼多錢來印佛經、刻光盤，我一天一遍《無量壽經》，兩個小時佛號，一天燒三炷香，我那個辦公室除了香味就沒別的味。師父說這都是形式，這都不關重要，關鍵你得真落實，你信不信的標準是你照著幹不幹。

我這次來之前就有這麼一個案例，你們西方就做什麼案例研討，叫分析，我們也做一下分析。我有一個項目，我們產品是壁掛爐，用英文講叫做wall-hung

boiler，掛在牆上的。它有兩個功能，一個是給你供熱，一個是生活用水，洗澡、洗衣服。有一個項目，他的公寓用的都是我的壁掛爐，我們叫WHB，他的town

house，他的房子用的是落地爐，放在地上的。二〇〇八年年底我的銷售員找到我特別興奮，他說胡總，告訴您一個好消息。我說什麼好消息？他說你還記得不記得有個項目，咱們有個競爭對手，結果分了咱們一半生意走。本來咱們這個項目應該全拿下來的，因為我們認識領導，領導已經答應我把這個項目都給我。但是人家那個生產鍋爐廠家也有他的關係，他的妹妹在這家公司，最後把town house這部分就拿走了。完了以後，我說什麼好消息？當時我們特別生氣，本來都是咱們的，好像他那部分總銷售額是六百多萬，百分之十的利潤，也能掙六十多萬，也不簡單，來澳大利亞來好幾趟。按馮阿姨說的，住黃金海岸Versace

Hotel，六星級的也能住一個月，我覺得。我說什麼好消息？他說您不知道吧，招投標的B文件上面說，你必須提供三百升的水箱，他回標的時候，他答應給二百升，這已經是不合法，人家要三百升，你給人家回標二百升。有關係，就這麼著，他沒有三百升的水箱，而我們有，但是因為咱們的關係不夠，人家的妹妹在那，後來就供貨了，到了裝設的階段，突然他的工程師就發現，說這個水箱他提供的是一百二十升，而且裡面還沒有銅管，銅管是加熱的，他要保證這個水箱是熱的。那就太便宜了，用中國老祖宗話叫偷工減料，人家要三百升，你給人家二百升，二百升還沒有加熱功能，你說這個對於我們競爭對手來講是好消息對不對？出現這個消息對我們來講是個很大的鼓舞。

而且正好這時候我們遇到一個項目，就是這家跟我們競爭，經過篩選，進入到第二輪就剩我們兩家，只要我們把這家在這個項目

上的表現，我們沒說瞎話，《弟子規》這條我遵守，「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只要說話你就說真話，詐是胡說，妄是瞎說，奚可焉，怎麼可以？說瞎話是不可以的。但是《弟子規》還有一條，「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我那個銷售員，因為我給他們下了死命令，我們從二〇〇七年、二〇〇八年到今年，第三個年頭學習《弟子規》，我說在本公司從今天起，除非胡小林沒有意識到，可以違犯《弟子規》，只要我們意識到了，就是再想做，違犯《弟子規》的事都不允許做，咱們互相監督。這個銷售員說這一千多台爐子，只要我們把這個壞消息告訴我們的開發商，告訴這個買方，那家公司在其他項目中所做的事，我們就可以贏得這次投標。一千台一百多萬，住Versace酒店能住兩個月，當時你要說沒起心動念那也不是。到這來了就請求，說胡總，我們能不能把這些情況告訴這個開發商？我現在學佛，有點定力了，因為咱們一千台掙一百萬也不是什麼大數，可能到一個億的時候我可能會動搖，一百萬我還有這個定力。所以定力無大小，關鍵看引誘有多大。師父說貪瞋痴跟五欲六塵是相互作用，你的五欲六塵愈大你的定力愈大，你的五欲六塵愈小你的定力愈小。這玩意也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你知道嗎？因為負面的東西也是佛菩薩，佛菩薩都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你胡小林今天能禁得起一百萬的考驗，我給你一百萬的考試。我當時就這麼想，師父跟我說了，他說你每天無論遇到什麼事情，你就把它想成考試，我能不能考及格，我能不能過了這一關。好事容易，真正的壞消息不一定能。所以我就跟這個銷售員說不許說。

他說胡總，快到年底了，如果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我們年底就能簽合同。今年你還要向淨空老法師匯報，因為落實《弟子規》之後，我們公司的業績上來了，給世人做好榜樣。你看這個銷

售員他拿這說事。如果我們把這個告訴別人，這個合同簽來，多一千台，一千台按照我們一年二萬五千台的銷售額，您想想看，百分之二、三。百分之十是二千五百台，這是一千台的項目，百分之五，我有二十五個這樣的合同，我這一年就不愁了。而且他跟我說什麼，我覺得他也是善良的，他說您看馬上就到年底了，老法師等著咱們，讓咱們給世人做好榜樣，在企業落實佛法、落實《弟子規》，這時候你說咱們要現在拿到這個合同，往上一添，超過二萬五千台，多光榮！咱們最好的年景才二萬三千台，咱們今年您看能達到二萬五到二萬六，增長百分之十，這對老法師得度多少眾生你看看。大家知道這是似是而非。我說《弟子規》沒有這麼說，說因為要度眾生就可以說瞎話，要度眾生就可以揭別人短，《弟子規》沒這麼說。我說不能這麼做，實事求是，是怎麼回事就是怎麼回事，能簽多少台就簽多少台，我也不願意給師父最後報一個虛假數字讓師父高興，師父什麼人，人家能不知道你這點小伎倆嗎？你起心動念人家都看得見。我說不行，不能說。他說不能說咱們肯定就要進入第三輪的招投標，你們兩家再講、再壓價，價錢有可能保不住，而且還要承諾更多的東西，比如說煙管要免費送，還要出國培訓，另外這些額外的這種條件就必須得附上。因為競爭，張三給了，李四不給，你就拿不到合同。我說那也不許說。銷售員特別沒情緒，就回去了。所以學《弟子規》、學佛法不是說沒有損失，不是說學完《弟子規》和佛法就天天掙錢，不是那麼回事。有些快錢可以用非法手段迅速得到，很痛快，說句瞎話就得到了。打個電話，給分承諾，蓋上公司的章，簽了合同，我們供了貨，你不能再找別人，到時候咱們再拉抽屜，先簽了合同。

後來這個合同我們是簽成了，我們沒說別人不好。大家就說為什麼？肯定有些同學就要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揭別人短，而這個短

是事實，你揭了短你並沒說瞎話，而且你揭了短以後也是對開發商負責，讓他更多的知道對方的不好，為什麼不能這麼做？因為你這樣做的目的出發點是自私自利。你真是為開發商好嗎？你把對方在另外一個項目上偷工減料的事說出來，你還是為你自己多拿這份合同，早拿這份合同，快拿這份合同。所以佛法論心不論事。論心，心有什麼了不起的，為什麼我們要那麼在乎我們的念頭？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在乎我們的起心動念？去年年底師父到北京去，他在講《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師父當中講過這麼一段話，大家都是大學生，我覺得這段話對你們來講非常能接受，你們如果把這個道理弄明白，你們就對佛法是五體投地。這是什麼一段話？他就告訴我們，這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是怎麼產生的，這句話大概的意思是「佛（就是釋迦牟尼佛）問彌勒（彌勒菩薩），心有所念，幾念幾相識也」。這是個問題，就是佛在問彌勒菩薩，心有念頭，這個念頭，我們念頭很粗，師父給我解釋，這個粗壯的念頭當中有多少個細念？有多少個小的念頭組成？而這些小的念頭當中每個念頭又產生多少個物質現象和多少個精神現象？所謂物質現象就是色聲香味觸法，所謂識就是見聞覺知，你感覺到物質的存在。

我當時看完這段特別的震驚，這句話告訴我們，所有的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都是由念頭產生的，同時又對我產生極大的鼓舞，我念頭要善，我產生這個善念所產生的物質現象就一定是善的，它隨之而產生的精神現象也一定是善的，這主動權在我手上掌握著，不在別人。所以佛法讓我們控制住自己的念頭實際上是抓到了根本，總持，總一切法，持一切門，總持，根本，抓住念頭。因為什麼？你看到的境界，你碰到的物質現象跟精神現象，全是你念頭產生的。我後來就把我這個銷售員叫回來，我說我們今天不說對方的短處你好像很不理解，你覺得這有什麼？關鍵是這個念頭你有了，你有

了這個念頭，在某處、某時、某地，一定有一個壞物質，一定有一個壞的精神東西在這存在。他說我沒看見。地獄，貪欲，自私自利是貪，你揭別人短，《弟子規》上說讓你不要揭短，你揭別人短的這個念頭你是為了貪，如果你要是為了貪這一千台爐子，你這個惡念所產生的物質和精神現象在哪裡等著我們？畜生道，你看不見，它已經在那兒了。問題不出在它出現沒有，問題出在我們這一邊，我們看不到這個東西。大家要相信，真的。為什麼讓你念佛？一念相應一念佛，你這一念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物質和精神在西方極樂世界，你的，屬於你的阿彌陀佛，屬於你的阿彌陀佛的物質和精神就在西方極樂世界存在了，心念就有這麼大的勁兒。一念相應它就出現一念的物質和精神，你念念相應，這物質和精神就永遠存在。所以你念佛得三昧，念佛能達到理一心不亂、事一心不亂，那阿彌陀佛就停在那兒了。阿彌陀佛偉大在哪裡？皆同一心，他就一個念頭，所以他的物質和精神是穩定的，正是因為這個，所以沒有衰變，常如一法。《無量壽經》上說的，為什麼西方極樂世界沒有衰變，為什麼「建立常然」，為什麼？人家念頭是一，他沒有變化，所以它的物質和精神都不變化，不可思議！

後來我跟我這個銷售員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佛法不就是科學嗎？我說這哪是科學，科學是人的意思，你是強名它科學，你是沒別的形容你管它叫科學，跟你說白了，它根本就不是科學，法爾如是，自然而然的，它本來就這樣。為了讓你理解，你管它叫科學，你管它叫真理，那都是人類的語言，實際上沒有什麼科學、沒有真理，它本來就是這樣。我通過這件事情，通過師父去年年底給我講的《妄盡還源觀》，我才知道念頭，你成也成在念頭上，你敗也敗在念頭上。所以我們學佛的人真幸運，能夠碰到本師釋迦牟尼佛，他把這麼大的道理，這麼精闢的分析，這麼無私，一分錢都不花，我

看焦慮症還得花二千塊錢，我找釋迦牟尼佛看病我一分錢都不花，白來的。不僅不花，我這次來還是師父給我出酒店錢，還是師父請我吃飯。你說說，這麼好的老師，這麼好的教育，這麼大的利益，就咱們這個五濁惡世的髒身體給人磕三個頭還不應該嗎？給上三炷香還怎麼著？拿出錢來做點供養、印點佛經，咱們還就覺得有功德，差太多了！阿彌陀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廣大無量，你看看人家阿彌陀佛這功勞，你看看阿彌陀佛這慈悲，人家西方極樂世界，昨天我胡小林記住一個菜你看樂得那樣，回鍋肉我記住了，慚愧，真慚愧！

師父說念佛要相應，什麼叫相應？你要老想阿彌陀佛。為什麼師父說，我向大家匯報一下，《無量壽經》我已經讀了一千遍，師父說你要讀三千遍，讀十年。為什麼？你就知道阿彌陀佛有多麼不容易，你就知道阿彌陀佛有多麼慈悲，你就知道阿彌陀佛多麼值得我們學習。他一點都不神奇，他一點都不高超，他就是斷惡修善，怎麼斷的惡，怎麼修的善，好好看《無量壽經》，全在那裡面。一本經，一句佛號，你就成就了，現前在這世界上肯定不得焦慮症，將來走的時候還能去西方。所以我焦慮症就好了，好了以後，大家說你胡小林溫良恭儉讓你的生意還能做嗎？你跟客人說實話，做生意人哪有實話，說實話能做生意嗎？王婆賣瓜自賣自誇，而且西方講隱私權，你的成本能告訴別人嗎？你要信了因果就能告訴他，為什麼？你告訴他你的成本，你該掙一千萬也是一千萬，你不告訴，你騙人家成本，到最後，你該掙一千萬還是一千萬。而且我告訴你，你騙了人家，你本來應該掙一千萬，你可能掙到八百萬。為什麼我們管佛叫無畏，十力無畏？為什麼他不害怕？掌握了念頭，明白了因果，你有什麼怕的。咱們還不是在佛的果地上，咱們還在凡夫的因地上，我胡小林現在就敢，你說多殊勝。我就敢當當正正說出我

該說的話，我就當當正正做出我該做的事情。

我記得我病好之後我再回去看那大夫，那大夫特別吃驚，他說你怎麼不吃藥了？你怎麼好幾個月不來開藥？我說我不用吃了。他說你怎麼不用吃，你別開玩笑，這個復發反彈特別大，而且你知道，一次反彈下來，有可能第二次再起來的時候你就可能自殺，你連控制都控制不住。我說行了，你聽我的，我說怎麼怎麼回事，我學了佛。他不信，他學西醫的，他說你這沒根據。所以佛不度無緣人，跟他講了半天，反正我現在好了。他說你就是一個例子，你怎麼就能不吃藥？你怎麼就好了？你晚上現在半夜還起床嗎？我說還有習慣，三點半還會醒。他說那你醒了幹什麼？我說念佛。他說念佛管用嗎？念佛特別高興，心情舒暢，愉快極了。他說你別得了興奮症！我說沒有興奮症，我說我法喜充滿。他說你不是法輪功吧？我說我不是法輪功，我這是正法。所以大夫也特吃驚，而且多多少少他對佛法也樹立起信心。他的媽媽原來信法輪功，中國信法輪功是犯法的，因為法輪功是邪法，對中國的社會造成太大的壓力和動盪，必須給予取締，這是正確的。但是他的母親學法輪功，認識我之後，看了師父的盤，那不就有緣了嗎？看病的時候我就把這些盤帶給他，最後他的媽媽還跟我取得聯繫，直接給我打電話要師父的盤，他說媽媽也修行了，放棄了法輪功。因為師父把法輪功講清楚了，為什麼說法輪功是邪法講得很明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師父把這一比，告訴你什麼是佛、什麼是法、什麼是佛法，她是明白人，一聽就清楚了。

我自己好了之後，我的爸爸媽媽特別喜悅，你說我想孝敬父母，我得焦慮症我能孝敬嗎？我跟爸爸媽媽坐在一起，我就是每個月，說白了我跟我爸爸媽媽的關係就是財務，給我爸爸媽媽把錢劃過去。我給媽媽買一輛車，配一個司機，給他們買了房子，給他們裝

修，給他們繳物業費，給他們請阿姨，我覺得夠可以了，我認為這就是算孝。後來等我病好了以後，我媽媽含著眼淚跟我說，她說兒子，其實我們根本不在乎這個。我媽媽爸爸都是老革命出身，十四歲就參加共產黨，農民家庭出身，說得我眼淚都下來。她說實際上我們最在意的是你，你的精神狀態好壞，你的快樂與否，比這個房子要重要得多，比你給我們配的車重要得多，比你給我們請這三個阿姨重要得多。《弟子規》上說「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我才知道我因為沒學習佛法，從一九八六年到二〇〇六年這二十年間，我做生意我的爸爸媽媽有多擔心。你看天天經濟犯罪，怕我在商場上坑蒙拐騙，怕我給別人行賄、受賄，怕我搞不法經商，怕我拉拉扯扯把人家領導幹部拉下水，給人家行賄。一出現事，我媽媽就把那報紙剪下來給我拿來：兒子，誰誰又抓起來了。我說：行了行了，有完沒完！怎麼這事你都想到我了呢？我不想你想誰？你是我們的兒子。妳行了吧，妳想點好的，這麼大歲數了，我就純粹讓你們給妨的。還埋怨爸爸媽媽。

我二十年，出國做生意，移民到加拿大，做房地產，喝酒、抽煙、熬夜，你想我爸爸媽媽怎麼過的。一見我面，就跟我那個司機說，少讓胡總喝點酒，我媽媽都不敢跟我說，我爸爸也不敢跟我說。她說兒子，我跟你出去吃一次飯，看你那麼喝酒，我就一晚上睡不著覺，我那手絹都哭濕了三條，我的兒子怎麼受得了這麼個喝法，這點錢有必要這麼掙嗎？我爸爸說胡小林現在瘋了，多少錢你能帶得走？人家老人家沒學佛。所以我學了佛以後，我爸爸媽媽特別高興，我們兒子救了，兒子回來了。而且一見我面說：兒子，我們特別佩服你，我們跟你發過脾氣，罵過你，怎麼就沒把你教育過來，你是怎麼回事，你跟我們說說，你怎麼就變了？肉你就不吃了，酒你就不喝了，煙你也不抽了，你怎麼說斷就斷？我說沒別的，就

是明白了。明白什麼？我不敢說佛，說佛我媽媽還會有些擔心，我說《弟子規》，《弟子規》上這麼說的。我媽媽他們拿老花眼鏡看《弟子規》看了一個禮拜，就拿鋼筆在那抄。抄完了以後就跟別的大夫說，你看胡小林，就這個東西救他，血脂也下來了，血壓也不高了，脂肪肝也沒了，你說這東西這麼好，怎麼電視上也不演，書店裡也沒得賣，學校也不教。她說兒子你多給我幾本，我見著我那些朋友、同事我也給他們發發。

現在老太太又走上另一個極端，一見我面：兒子，別太虧待自己，掙了那麼多錢，不吃不喝的。我說你看，媽，當年我吃吃喝喝的您也著急，現在不吃不喝了。她說你怎麼拿出那麼多錢來弄這個，印經、刻盤，我都不敢聽那個數，聽了嚇一跳，好幾百萬！我說：媽，您看兒子身體好了，覺悟了，您高興不高興？她說真高興。還有很多人碰不到這個東西，我媽是山東人，我說媽，咱們碰到這個好東西，咱們得救了，咱要不把這好東西給那些認識的人，你說咱們夠意思嗎？山東人講話，你仗義嗎？她說行，你印吧，刻吧。老太太也在慢慢轉，現在我能保證一點，我爸爸媽媽不再為我焦慮，不再為我著急。而且原來我一回家晚，我媽媽就怕我被抓起來，外邊警車一響，胡小林出事了，可別是我們的兒子讓人逮著了，十一點鐘保證打電話。現在不會了，一回來晚：今天碰著同修了，我看你臉上放著光就知道，法喜充滿，給人家講講，對吧，跟人家開發商吃吃飯，除了談合同之外，說說學佛的好處，應該吃素，應該孝敬爸爸媽媽。

頭一年爸爸媽媽還擔心，你這玩意，一到你的辦公室全是阿彌陀佛像，還得讓我鞠個躬。我說對，媽您得鞠躬，把您兒子救了，鞠個吧！好，鞠個鞠個。當時她還擔心我的生意。我覺得大家也肯定擔心，我的大概的行程，是早晨七點二十分送兒子上學，二十分

鐘路上領著兒子念二十分鐘的佛，一千聲佛號，你看送兒子，星期一到星期五。然後七點四十分從學校司機再把我拉到公司，大概八點，八點給佛菩薩上水、上香、磕三個頭，咱就一遍《無量壽經》，基本上念一個小時二十分鐘，八點鐘到九點半，歇會喝點水，看看手機有沒有什麼重要電話，沒有，十點鐘開始念佛，一直念到十二點，十二點念完佛之後再看看手機，沒什麼事，祕書熱飯，吃完飯看師父光盤，下午看書。我的員工都知道有事下午找胡總，上午絕對不能打攪，連劉克成劉總都知道上午胡總不接電話。我媽說：兒子，你這麼能行嗎？萬一要是生意機會丟了呢？我說：師父說了，因果報應絲毫不爽，不會因為你讀經生意就丟掉。你不會耽誤事嗎？我不會的。她說真的？我說它該來的時候它就來了。所以我現在每天的生活就這樣，中午有應酬，晚上有應酬。我應酬幹什麼？有條件的，給人家說說佛，沒有條件的，給人家講講健康，再不行，說說《弟子規》，教育孩子孝順。

商學院的朋友們，你們要記住一個基本事實，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無論他富貴貧賤，是快樂的，如果他不覺悟。你們要記住另外一個定律，在商海當中，最苦的人在商海，這個利給他折騰得真苦，離婚的、婚外戀的、跳樓的、自殺的，現在經濟社會，錢給大家驅使得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像我得這種病，我跟大家說絕對不是偶然現象，很多人不承認罷了。我是敢說我得過這個病，一般都屬於隱私，我今天拿出來給大家說就是希望大家不得焦慮症。商海也是一法，做生意是佛法嗎？是佛法，佛法無邊，生活之外沒有另外的佛法，佛法之外沒有另外的生活，不能把生意跟佛法對立。你說我學佛了我就不能做生意，我做生意了我就不能學佛，不對，佛氏門中，有求必應。信不信？求財能得財，關鍵是現在求的方法錯了。我們認為財是怎麼來的？欺騙別人來的，坑別人來

的，跟別人競爭來的，錯了。你那財是財布施得來的，財布施得財報，法布施得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佛法是把這個道理告訴你，利是好事，利是福，說這人真有福氣，指的是什麼？什麼叫有福？健康、有錢，每個人都希望。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你胡小林給我講半天，讓我當一個要飯的，中國當下崗職工，你玩去吧，誰歡迎你！愈講愈窮，勒著褲腰帶過日子，喝西北風，怎麼可能？不是，佛法是把正確的方法告訴你，你按照正確的方法去做，你就得到你該得的東西。說的不究竟，它叫因果，種善因得善果，說到究竟，善念得善報，惡念得惡果，就是念頭決定一切。

所以我們大家想來錢，想以後當老闆，想以後坐奔馳，沒問題，我保證。關鍵是你們必須找到正確的方法，你們必須找到銀行的鑰匙，你們必須找到財庫的鑰匙。這個鑰匙就是覺悟，覺悟什麼？覺悟因果。因果怎麼做？痛改前非，你這才學佛，你這才信佛。如果我們還遮遮掩掩，事情當頭的時候我們還隨順自己的煩惱和習氣，我們還是按照世人的觀點，按照現在大家所共同遵守的這種原則來行事，最後問題不出在佛法上，問題出在你沒有真幹，你沒信佛，你沒照他說的去做。我就給你們做證明，二〇〇七年我就是這麼過來的，三百部經讀完，週末我也得讀，我一般銷售二萬三千台，二〇〇七年銷售三萬一千台，多八千台，一台掙一千塊錢，八百萬。你說我媽媽的顧慮有必要嗎？說你成天香港看師父，馬來西亞講經。這次我媽說，又做法布施去啦。我說對，媽，又做法布施去了。多多的施，愈施咱們愈得。我說媽，您算明白了，您算覺悟了！但是我還是不信佛。我說您不信佛，佛法沒什麼信不信的，您說的就是佛法。

你說三萬一千台，二〇〇八年怎麼樣，剛過去，奧林匹克五月到十月，半年沒活，這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工地，中國是社會主義

國家，舉國體制，他要保證空氣沒有污染，保證減緩交通壓力，保證減少農民工在城市，那不能有工程，光朝陽區一個區就三十萬農民工，那受得了嗎？北京市二十四個郊區縣，外地農民到北京來打工，如果是在奧林匹克階段他要發生危險怎麼辦？他把工程停了，從幾月份停的？五月份。什麼時候恢復？十月份。再加上年底的金融風暴，我今年，就是我說的那個銷售員，說要再增加一千台就超過二萬五千台那個，不是沒算上嗎，二萬四千八百七十七台，超過往年二萬三千台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銷售額一億三千一百萬。我到年底的時候我把中層幹部十一個叫到公司會議室，我說弟兄們，跟著我落實傳統教育兩年，因為我在公司歲數最大，我們那個隊伍就和軍隊似的。我說弟兄們，胡小林帶你們學這個，大家覺得怎麼樣？剛開始我帶你們學，我從來不強迫你們學，你們愛學不學，我自己學，我自己修，我自己改，我給你們做兩年的榜樣，我沒要求你們學。我給你們的界面，是你們到辦公室來問我的時候，我沒有第二句話，就是《弟子規》，要不然你別到辦公室來請教我，你要到辦公室來問我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我沒有書，沒有其他資訊，只有《弟子規》。

有時候我們翻開佛法講因果，我說七百年過去了，大家跟著我，我們有太多讓人高興、讓人興奮、讓人喜悅的經歷，難道我們對古聖先賢的教育還沒有體會嗎？還樹立不起信心嗎？你說一年我撞大運，三萬一千台，兩年奧林匹克我能簽二萬五千台，還撞大運，那我給大家說說二〇〇九年我們的銷售預報，到現在三千一百六十台，我就打個八折，我二萬五千台有了，二〇〇九年。三年一千天，我說一千天你們還不信佛，我都快去西方了，你們什麼時候信？我說我們是同樣的天，同樣的地，同樣的產品，同樣的市場，同樣的員工，同樣的辦公室，大家平心而論，我們什麼地方不一樣？我

們什麼地方發生了變化？我們變得高興了，我們變得幸福了，我們掙的錢還是那麼多，我們姑且不論增長，我們這個錢乾淨不乾淨？不騙人，不說瞎話，不欺負人，這個錢乾淨。這個錢高興不高興？我們在簽了合同的時候我們就結了一個善緣，我們通過這個善緣，把佛法、把《弟子規》、把傳統道德教育、把「健康飲食」轉給了這些客人，使他們家庭幸福，孩子孝順，公司領導班子團結，沒有矛盾，部門之間不扯皮，提高工作效率，我們這個錢是不是健康的！

我們這個錢掙到家裡以後，二千萬，我們拿出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來供養大眾。我跟大家說，我那天跟師父匯報，我天天都接到各地的來信，要把兒子送到我這來打工的，說您這種大德很難碰到，我這兒子現在貪瞋痴慢到頭了，希望送到您這兒來教育。有給我寄茶葉的，雲南有給我寄蘑菇的，山西有給我寄小米的，河北有給我送豆腐絲的，全是學佛的，我辦公室一半全堆的是這東西，我都不知道怎麼辦好，紅棗，太多了。我跟中層幹部說，原來咱們公司接什麼？傳票。這個員工辭職了，沒給人家上勞動保險，為了佔人家一點便宜，這個分包不給人家結工程款，人家到西城法院告咱們，這個開發商說咱們的爐子質量不合標準，偷工減料，把銅件換成塑膠件，人家到質量監督局告我們，報紙曝光就更甭說了，天天說匯通公司欺詐客戶，以次充好。消費者現在有權利，他買了你的東西，不好他就登報紙。我說現在給咱們辦公室送這個，我說大家還記得不記得，二〇〇七年我們開始落實《弟子規》，二〇〇六年以前，我們是一九九七年開始做這個公司，一直到二〇〇六年，我們大概十年的年頭，年年到年底辦公室人家逼債，胡小林不能來辦公室，像今天十二月三十一號我跟你們中層幹部開會，那時候你們見得著我嗎？為什麼？欠人家錢，人家到辦公室，坐在地板上的

有，領著孩子來的有，光著膀子的有，拿著菜刀的有。「這是什麼混蛋公司，幹了一年活，到春節不給錢，老闆出來，有種的你出來！」說那話別提多難聽，逼門要債，到年關了。

當時我要進了辦公室我這一天就不能出去，我的辦公室沒衛生間，祕書出去攔著我，說胡總，您別出去，外面有人等著您，說非要把您撕了不行。把我給撕了，就是分包，欠人錢，人家幹一年了，你看三萬台爐子，你要裝上去你得找分包幫你，英文叫sub-contractor，幫你把爐子裝上去，你自己幹不了。你看這關係多惡化，能不給就不給，能少給就少給，能晚給就晚給，缺德！是你的錢你就拿著。我說你看咱們今年，我出去還是不讓我出去，祕書還把著，胡總您別出去，外邊有三個學佛的，石家莊來的，說一定要見您，說他那裡蓋個幼稚園，希望你投資六十萬，還說東北來的（我這次來之前），說一定要給您頂禮，沒別的要求，就給您磕個頭就走。因為什麼？因為他們家先生不吃肉是看了您的盤，太感謝您了，說您是大菩薩，而且說我們要是攔住您，我們就造業障，以後我們肯定得去三惡道。祕書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是讓您見她還是不讓您見？我說當然不能見，念經還能見嗎？這見還有完嗎？天天要跟我照相的，跟我合影的，給我送兒子的。為什麼？同樣的天，同樣的地，同樣的產品，同樣的市場，同樣都做這麼多生意。今天你說當這個人當得多氣勢，山東人講話，光明磊落，坦坦蕩蕩。而且到哪裡去，君子樂得作君子，錢咱一分錢沒少掙跟諸位說，為什麼？全是國營企業，價錢一分錢不砍，你們相信嗎？你們不相信，怎麼不砍價？真的不砍價，象徵性的給點折扣。

這就使我想起一個真實的故事，二〇〇三非典那年，我們也是做一個項目，在北京南磨坊鄉，當時這個鄉沒有天然氣，他們準備用市政熱力，叫civil heating

system，熱電廠發完電以後有餘熱，通過大管子送到樓盤。大家不知道，有些時候看到馬路上冒著熱氣，那就屬於市政熱力，它是供熱的另外一種方式。當時他們不想用市政熱力，說胡先生，我們買你鍋爐沒問題，你把天然氣給我們接進來。因為咱們有關係，在北京咱們熟，認識領導。你天然氣管線要修到這個房地產的樓盤上，你不得投資嗎？你不得花錢嗎？人家北京市天然氣公司投資。二〇〇三非典那年，是我幫助他利用關係從北京市天然氣公司一個中壓站把天然氣管線給他接到樓盤。當時跟我談的條件，說胡先生，您要能幫助我們解決天然氣，我們就一定買你的爐子，談好這個交易，你幫我們接天然氣，我買你的爐子。等天然氣接進去了，我印象特深，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五日，他那個鄉長從廣州回到北京，下了飛機給我打電話，特別高興，他說：胡總，真感謝你，原來我們的樓是鬼樓，蓋好了沒有熱，今天我一來到這兒，發現天然氣接上了，農民千家萬戶上樓了，而且有了暖。他第一期還沒買我的鍋爐，已經跟別人定了，我說第二期你買我的，他說是。因為一百多萬平方米，完了以後，到了第二期，你知道人家給我合同了嗎？沒給。人家把我那個銷售副經理叫去，他說這個項目你們也幫了忙，幫助我們聯繫天然氣，當時我們也答應從二期、三期，一直到最後，這個項目完了把合同都給你們，但是我們想了想還是不能給。我那個銷售副總就問為什麼不能給？他說其實跟你說白了，就是你們胡小林，我們實在是不放心。我那個銷售副總說，你有什麼不放心的？幹部子弟，這麼好的關係。他說萬一我把合同給了他，他不認真執行，騙了我們的錢，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我們能把胡小林怎麼樣，他又幫了我們南磨坊鄉這麼大的忙。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找一個平民百姓，老老實實做生意的，我們老覺得你們做鍋爐好像不太把牢，你們那麼好的關係，做什麼鍋爐，你們做點別的。那個

副總一聽特別生氣，他說你這不是食言嗎？我們胡先生幫你們把天然氣接上了，到該給合同的時候你們就撕毀合同，就不承認了。他說這麼著，我們也起草了一份協議，給你們五十萬的諮詢費，拿錢走吧。五十萬諮詢費，一分錢貨不用給，白給我五十萬。我那個副總還有點氣節，當時一生氣就把這合同給扯了：你以為我們是叫花子，到你這要錢來了，我們是做鍋爐的，我們不是做顧問公司的，我們幫你這個忙完全是因為合作友好。你看那時候人家是這麼看咱們，幫了忙，給人解決這麼大的問題，到簽合同的時候人家不放心。為什麼？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咱們做人做事肯定是不地道，讓人覺得心裡發毛，這個合同給你了，萬一您不給貨怎麼辦，萬一您不按期給我安裝怎麼辦。

我這次來，還是這家，還是這個張經理，還是我們這個撕合同的王總，吃年飯我們大家在一起，說胡總我跟您說一個好消息，他說您還知道那個張經理嗎？我說知道，上次給咱們五十萬那個。他說他現在轉變了。我說你見到他了？他說我沒見到他，我見到合同執行部的經理，跟咱們談合同。我說他不是不買咱們的嗎？他說買了，而且張總還說了，匯通公司的鍋爐一分錢不許壓價，不僅不要壓價，還得給他們漲點。我一聽，我說你別瞎說八道。他說我真的沒瞎說八道，他說人家胡小林現在學佛，人家掙錢全都是為社會做好事，我現在也明白了，跟著胡小林一起，咱們也隨喜，多給點錢，他反正印經，也有咱們一分功德，全公司都得到保佑，這比吃喝玩樂強。你說六年前我給做了這麼大貢獻，我拿不到合同，而且可以說，不能說是侮辱，也是一種非常不尊重的行為，而六年後，我連面都沒出，他也沒出面，他讓他底下的合同執行部的經理來找我們談，說增加點錢，把這合同都給胡先生。我告訴你，他說你買誰的爐子也不如買胡先生的，學佛他能騙人嗎？學佛他能搞亂七八糟

、偷工減料嗎？而且他掙到錢，你知道他幹什麼嗎？印經、送盤，做好事，這種人咱們要支持，社會多這種人社會就好了，社會的問題就是這種人太少。你看人家心是有覺悟的，你一念善，你把他們都感化。所以你看人家還給增加了錢，合同還不用談條款，付款方式按照胡小林的付款方式。原來是零首付一般在北京，能買你爐子就不錯了，安裝後能給你百分之五十，這是好工作，現在還沒幹，先給你百分之三十的錢，原來是幹完了才給你百分之五十的錢，你說你學佛吃虧嗎？你當好人吃虧嗎？

我說今年咱們還是出不去，人家攔著咱們，請經的、請盤的，跟我照相的，送兒子的，給我磕頭的，還有給我送畫的、送字的，太多了。我說今年我們到年底，大家都知道中國吃年飯，像我們這種供應商一定要請購買的人，我們叫買主，必須得吃飯，吃飯送紅包，過年嘛，平常你沒法照顧你的客戶，你只有藉著春節的時間你才能照顧，所以我們春節都特別忙。春節兩個真事，約好了中午吃飯，李總給我打電話：胡大哥，跟您說，跟您老得告個假，中午真出不去了，公司整個樓都讓農民工給圍住了，我只有跳樓才能去吃您的飯，所以說大哥，心領了。我什麼時候能出去？我現在正在報警，都不知道。我說李總，你是什麼原因？他說就是農民工。我說你們單位是沒錢還是怎麼？不是沒錢。我說你怎麼不給人家？不就是習慣，哪有不欠錢的！給了百分之七十還不知足。我說你這百分之百應該不應該給人？他說應該給。我說應該給你為什麼不給？他說領導也不批，能欠就欠著，企業多留點錢有好處，省得都花完了。大家想想，你說他是真明白還是假明白，你說他是迷惑顛倒還是說他是覺悟？他要明白因果，人家的錢你留住，你今天晚給人一天，以後人家晚給你一個月，你現在少給人一塊，以後人家給你錢的時候少給你十塊，甚至更多。我是過來人，我原來也有錢，我就是

不願意給，把在我手上牢靠，能不給就不給，別人都給了，別人都給百分之七十，我給到百分之八十我心裡就不舒服。

現在咱們明白了，權力全下放，我跟我的合同執行部說，只要我聽說分包有一個到公司鬧，我就開除你，你這個榜樣沒做好，該給錢一天都不許差，只許早給，不許晚給，只許多給，不許少給。

《弟子規》說了，「凡取與，貴分曉」，買賣，取與，取就是從別人那拿，與就是給別人，貴分曉，說清楚。學佛不是讓咱們當傻瓜，有錢就給別人，不是打水漂，不該給也給，不是，凡取與，貴分曉，該給人多少給人多少。與宜多，給別人時候多點，做買賣早點；取宜少，跟人要錢的時候，少要點，晚要點，人心厚道，沒有人不跟咱們做生意。我說我們這兩年的時間你這個合同執行部經理輕鬆嗎？她說胡總別提了，（她是個女同志），我原來一到年底我臉上就長疙瘩。我說為什麼？我急的，分包來了，你走了，我錢又要不出來，我多難，我夾在中間。現在的員工多氣勢，在這種公司工作，該給錢給錢，而且人家胡老闆還多給，還早給，小小不言的就抹了，比如該給二十九萬五，給他三十萬，過年！你看看這種分包給咱們幹，出去人家說什麼：人家匯通公司，人家學佛就是不一樣，你看你給那家幹，沒給錢吧，哭了吧，咱給匯通幹早就給了，通知咱們取錢去。人家羨慕：為什麼？老闆學佛了。

老說知恩報恩，我們拿什麼來報阿彌陀佛的恩？我們拿什麼來報淨空老人家的恩？我們何德何能！我們要做世人的榜樣，我們把我們真實學到的東西做給世人，讓他們對佛法生起信心，因為生起信心他們就學了佛，因為學了佛他們就離苦得樂，這就是報師恩，除此之外你沒有第二個方法，就是這樣，一分錢不用花。「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學，學清楚，給人講明白，行，行動當中給人做好榜樣，從我做起，從我們家做起，從我的商號做起，從我的鄰居

做起，從我的分包做起，從我的競爭對手做起，從我的開發商做起，這個社會還會有動亂嗎？這個社會還會有災難嗎？不會。還有另外一條道路社會能和諧、家庭能幸福、個人能健康嗎？沒有。我們數學當中有一句說，「存在且唯一」，數學當中這個題存在不存在解？存在，而且就一個。什麼？放下自私自利，唯一的道路。千萬不要存僥倖心理，留著自私自利我還能夠幸福，社會還能和諧，天下還能太平，不可能。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謝謝大家。